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三教文苑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新刊經
進詳註

昌黎先生文

顧廷龍題



八



〔唐〕韓愈撰〔宋〕文謙注王儔補注

昌黎先生集卷八
新刊經義詳註

顧廷龍題



新刊 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一

碑誌

南海神廟碑

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
袁州刺史韓愈撰使節袁州諸軍事守循
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
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
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
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注于下蘇內翰嘗
移書楊康公使遷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

卷三十一

揚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
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神或云作
東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
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
上號爲祝融

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
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
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神巨象北海
神禺強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
是據太
公書矣

恍惚萬里如室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弱
死祝融者高辛氏之火正死而為南方海岳之
神已見衡嶽廟及陸渾山火詩辨證云按山海
經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而龍火神也既為火
神居南方則為南海神何疑或云正為祝融非
海神也然退之所書考於傳記豈可以臆說斷
其非天寶中天子以為于偽切古爵莫貴於公侯
故海岳之祀犧幣之數倣而依之所以致崇極
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
巫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
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外通典曰自隋至唐海
岳舊皆封公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為廣德王
南海為廣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王
分命冊監詣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祭
其祭冊一皆用太宰祠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儀

具開元禮

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

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

扶胥黃灣皆海口名九域

志南海郡有扶胥鎮屬番禺隅縣灣水曲也音烏

關切東坡浴日亭詩云劍氣崢嶸夜掙天瑞光明滅到黃鸞注

常在南海廟前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

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

觀察其郡邑

嶺南五府經略使皆統屬於廣州見送鄭權序

於南方事

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

且不習海事又當祀

一作常祝

時海常多大風將往

皆憂戚既進觀願怖悸故常以疾為辭

一作解

而

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

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狼籍

邊豆薦裸興俯不中

丁仲切

儀式吏滋不恭神不

顧享盲風恠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

北史悅般國有術人

能作盲風霖雨

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

祭酒魯國孔公

諱殘集有墓銘

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以殿南服

丁殿鎮切也音

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

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

表裸

言不爲矯飾也裸輔頰也音伯各切唐風揚之水詩曰素衣朱裸

至州之

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

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著署

石本乃作

上以具一作且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

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

廟下以供晨事通典曰舊制岳瀆已上祝板皆

乙敬祭于某岳瀆之神自後因循不請敕署身

取署附驛發遣和旨宜依仍委明日吏以風雨

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行

切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夫奏功

擢音女教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

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穢

穢稠也音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春秋元命苞曰

居致切

牽牛星流為楊

立州分爲越國爲揚山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

屬俯首聽位冬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登

降有數神其石本醉飽海之百靈秘恠恍惚畢

出木元虛海賦水府之內極蜿蜿蜒蜒來慕一作

享飲食子蛇蜒翅首白上于阮切下夷然切張平

蜃歐陽公集古錄曰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

亦賴石書以余家舊藏本校之皆同其妾改易者頗多

同旗纛旌麾飛揚曉藹送馬音龍都切飄與帆

逸六雲霓旌也鏡鼓朝轟高管噉噪鏡鉦也音

與武夫奮棹工師唱和吳都賦曰篙工楫師

同武夫奮棹工師唱和吳都賦曰篙工楫師

以刺舟而行楫橈也工謂所善穹龜長魚踊躍師謂所長皆使其駕行舟者後先龜後先謂相先導也先音線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厭厭也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有石本作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漢武紀緡系也以貫錢一

貫千錢出米八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

八百困不能償皆以正

一作

之加四面

石本亦西南

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

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

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

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

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

石本有其

字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

詩乃作詩曰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

南邦之侯

卷之十一

三

伯也小雅崧高詩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吏愔不恭正自今公明用

享錫祐我家邦言正其事躬祭祠下自公而始

也惟明天子惟謹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

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引俾執事樞公行勿

遲言天子何不召還為宰相俾執事樞而均被

其德於天下乎公當行歸勿遲也此詩叙天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此海

下之人望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此海

處州孔子廟碑

石本云處州孔子廟碑記朝散大夫國

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無立碑年
月日按公以元和十五年九月二十二
日自素州召為祭酒明年七月遷兵部

侍郎此誌其十五年九月後明年七月
前所作歟補註杜牧之嘗書其碑陰曰
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
尊莫如韓吏部代宗初歸崇敬奏言春
秋釋奠孔子祝板皇帝署北面揖太重
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
禮事即施行史臣謂時無韓愈之賢無
有折其非是者而道州刺史薛伯高又
建言不當從祀十哲伯高之論柳宗元
志之於書必有辨其妄者歸所云未嘗
見於紀志而傳曰施行何也既施行歷
朝不改矣公紀此廟於元和末何以云
北面耶歐文忠公之論則以夫子之尊
不待春秋享祀夫歸薛二子之言之失
史氏嘗辯之矣而文忠則學公者也夷
考其平昔蓋未嘗有絲毫之疑至此獨
不謂然雖未嘗著其名氏然公之論實
如此蓋舍是其何以尊吾夫子哉信哉
牧之之言曰稱夫子
之德莫如孟韓也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

稷與孔子焉

禮記祭法第二十三曰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

侯為群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大音泰

然而社

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

其位所不屋而壇

共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列

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故祀為稷後皆因之穀湯為旱遷柱而以周弃代之欲遷

勾龍無可繼者故止按周禮疏曰五土之神曰社五穀之神曰稷五土謂若地官司司徒職山林

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等各有所育群生賴之故特於土生物處別立其名為社五土雖各有主

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此四者雜出材物於五穀之功則少且生人所急者食故於五土之中

別旌異原隰之祇以報之曰稷自天子至諸侯大夫社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以勾龍配社周

弃配稷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向壇築甬開
 四而門不屋而壇者以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
 之氣故土國之社豈如孔子用王者事一作禮魏
 屋之事見郊特牲
 然當坐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
 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唐志正觀二年僕射房元齡博士朱
 子奢建言周公臣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
 子也大業以前皆孔丘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乃
 罷周公外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詔州縣學皆
 作孔子廟尊為宣父太宗親釋奠於國學二十
 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
 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
 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
 甯二十二人皆以配享元宗開元二十八年司
 業李元瓘奏詔十哲為坐像圖七十子及二十
 二賢於廟壁明年又詔夫子既稱先聖可謚曰
 文宣王內出袞冕服以衣之遣三公持節冊命
 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正觀

李十一

十一

中廢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
天下州縣始皆南面以顏淵配贈諸弟子爵公
侯顏充公子騫費侯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子有
徐侯子路衛侯宰我齊侯子貢黎侯子游吳侯
子夏魏侯又贈曾參以降六十七人爲伯
勾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
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績一作得其位者
不得常祀勾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
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
如夫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孟子載宰我之言此其
効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
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
刺史荆侯李繁宰相泌之子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